



他希望有一个作品能呈现他的审美和他的思考。

从角色跳脱出来，他对整个行业也看得更清楚了。“这两年大家觉得音乐剧很热，但我觉得她依然是个小众行业，远没有达到像电影那样的一个大众的娱乐产品。而且我觉得在从业人数上还是不够，尤其是我做导演的时候，明显觉得演员不够用，包括主创也是，选择还是很局限。”

刘令飞一直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。“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，假如现在有一个电影，剧本很好，主创团队又很好，来找我，我一定演。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看电影。”

2020年，刘令飞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巡回演唱会“野路子”，和舞台上的他截然不同的形象，打破了大家对刘令飞的刻板印象——原来他真的可以这么“野”。“我高中

上图：“野路子”音乐会刘令飞表达自我的另一扇窗口。

就开始做乐队了。我的第一支乐队叫D-Mus——doctor of music，那个时候爱标榜自己是摇滚风格，现在看看，那还真的挺摇滚——但我觉得，真正摇滚的都不说自己是摇滚。”说到这里，刘令飞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野路子”是刘令飞表达自我的另一扇窗口。“我从小就喜欢各种乐器融合在一起出来的声音，小时候我一个人，会先录一轨吉他，再录一轨钢琴，然后再录一个人声，再录一个和声，把它们拼起来。现在有机会，我就想做内心想呈现的那种舞台。”

其实“野路子”也可以看作刘令飞“理想主义”的实践，他选择了最不省力的一种做法，每一场演出，他都要做不一样的表演，曲目也是场场不同。就连合作多年的朋友都说这是“吃力生活”，不仅每次都要重新排练，而且常常在演出前一天，刘令飞

还在不停地推倒重来。

不过对于观众来说，“野路子”让他们感受到了无比的新鲜，因为刘令飞，绝不重复自己。“他很会调动观众的气氛，也知道怎么让大家high起来，太过瘾了。”刚刚参加完“野路子”上海场的观众还沉浸在那晚的迷幻中。

拥有如此多的爱好，而且每一种爱好都不是浅尝辄止，如何才能保证自己的精力？刘令飞说起了自己的另一个爱好——健身。“我父母都很注重锻炼，所以初一的时候，我去华东理工大学里面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卡，一个月30块钱。这家健身房的老板是全国健美冠军许勤华，里面聚集了不少健美人士，我当时年龄是最小的，他们也愿意指点我。到现在，我每天都要保证至少30分钟的锻炼。”刘令飞说，外表只是皮囊，但锻炼可以保证你的状态，这对演员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也是他可以不用化妆就上台的底气。

自称“野路子”的刘令飞，从来都把开心放在第一位。“生活中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烦恼，但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何不让自己开心地去解决问题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首次和开心麻花合作，对于刘令飞来说也是在开心中心找到了自己新的突破。“作为一家在戏剧和影视方面都相当成功的公司，和开心麻花的合作让我学习到了很多，也希望我能够给《致新年快乐》带来一些刘令飞的东西。”

采访的最后，从不过节的刘令飞也向粉丝们“致新年快乐”：希望大家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这8个字简单而朴素，但他说，这是最奢侈的愿望。☒